

經部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象辭卷三

餘姚黄宗炎撰

屯

雷下水上　屯

天地既剖陰陽已分生人生物而人情物理遂相摩盪以成事業當其肇端伊始未有不出自艱難者也天地之氣非動不發非濕不滋乾一索於坤而成震再索於坤而成坎雷動乎下水蒸乎上鬱積充滿填

塞兩間无弗周到時之將雨高山大川及夫霄漢淵泉皆有潤澤絪緼之象此即天地生生之氣萬物於斯觸時觸處隨其感兆肖形而成性序卦傳所謂屯者盈也盈正指水上雷下二象相合而言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則正指屯之名義而言六十四卦俱有畫象名義二者屯為諸褋卦之首獨詳述耳夫水在於上勢必下降但雲霧之醞釀不厚則未能滂沛而為霖雨雷伏於下勢必上達但溽熱之凝錮不属則

不能奮迅而成辟歷九天之上凡雲氣皆濕惟其居
高遠之至乃飄颺於空中而自消九淵之下凡熱氣
皆升惟其處厚重之極乃潛透於川原而无聲響之
激越也之雲雷正將降未降將達未達之際天地之
化育尚若隔塞而不得施張句萌蟄伏供有所屈抑
而不能申遂其艱難之情狀天地人物无不盡然故
彖傳曰乾坤始交而難生葢謂生物與物生之不易
也夏后氏以前三皇五帝皆以世冑迭出而君臨天

下乘時者進成功者退无有自私自利於其間或隮自侯邦或發於畎畮如雷之藏地一陽屈於二陰之下震繼乾出治為天之子因時而動布其德澤此乘時升進之初九也水之在天其位雖高久而不下則无恩膏之及民人物无所仰頼是為成功退處之九五也屯之貴在初而不在五者此也　先儒以初為侯五為天子不知諸爻若二若三若四若上玩其爻辭皆侯國也將隮天位者乃初耳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定位人物始生雷一陽壓於重隂之下水一陽陷於兩隂之間動而遇險雖已發露其端倪猶鬱結而不能暢達故命之曰屯屯者上有所遏而不得出下復蟠屈而不可申也然其形氣性情无不包括於其内所以稟乾之元大亨通利宜貞固而毫无虧欠故能繼天而立極也初陽潛隱力未壯而氣未厚當待時而興惟宜艱難固守不可輕於自用有所往以

自試但利於建國立侯疆理天下爾夫四海九州非一人所可私非一人所可治建為侯國使各君其土各子其民即或元后之无良亦止暴殘其畿甸而毒敷不播於萬方故三皇五帝以及夏后殷周之盛惟舜舉於側陋繼唐堯如父子其餘則數千百年莫不奮自諸侯出而平定宇宙修德行仁溢於封内漸及他邦故其取殘暴而救水火也為力有基而功業易成斯之建侯豈一世之利哉

屯也難也從屮從一一指地曲尾象其屈折而難出也天下之物惟草最多无地不有故謂屯為盈春氣萌動乃草生之候故皆從屯轉同君切為聚會之義言將出未出之際必合齊而聽命也建建從乚古隱字

從聿以手植表之意疆域隱晦而未分植干為表以別之厌侯古從厂從矢厂指屋矢指射王公卿士之躬近負於堂以行禮習儀非若軍士之射學於郊野用於戰爭也射中者為侯轉去聲因習射時必有人察其中

否也即為伺察之用諸侯得專征伐天子賜之弓矢故稱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平聲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開闢位乎上下乾自為乾坤自為坤不見其交也及乎陽氣潛於地下陰氣灝於天上是之謂屯屯蓋乾坤之始交也萬事萬物發端甚難其生意未即暢達如草木之幻萌屈曲作力而欲申何難如之以始交

專屬之震是不覩雲雷之象也天氣下交而地不應則為霧地氣上交而天不應則為霾天地之氣交相感應而後成為雲雨雷電屯象繼乾坤之首卦故曰始交又讀難去聲解為患難之難專屬之坎獨不思乾坤初奠人心太古蒸奪未興殺戮未起不可遽謂之患難也於此而先云患難將置訟師於何地乎難生釋屯之形與義也言其生必暢達但始交之際出之尚難也陽雖下伏其性則動處險之中能動則能

振拔而不為所陷溺是以大亨而得其正天下地上充塞而无閒隙者惟氣氣之蓬勃鬱蒸其最顯著者惟雷雨將動之時至高極深至微極巨无不濡染而周到斯之謂滿盈於時之天造一草率不精工茫昧不昭明之象有土地而无經界有人民而无統御宜徧立國土布列於天下使之自為疆理自為安戢不必其朝貢車書盡出於一塗所謂宜建侯而不寧也射儀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於王所故伉而射汝也

草昧之世百辟羣后未相率一德盛功高即為萬方之所推戴豈敢預責其來享來王之禮乎

始始從女從台台懷孕也女之有台生民之始故凡事物之初皆用之舊解台與台混不知㠯厶私字之別也交交象人交足之形凡相關合皆用之難難從堇從隹堇黃土也土惟黃者獨黏鳥取以墐巢口含水和積壘難成鴟鴞之詩悲其勞苦再三諷詠難之字義自得矣隹鳥之短尾者然亦通稱不甚拘也滿

滿從水從㒼水性平則不可加㒼平也凡充足皆用之
盈盈從夃沽字從皿夃市買多得也悉置於皿可謂豐
腆矣故曰盈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在上而未成雨雷在下而未發聲萬物壓軋而未
通乃屯戹艱難之象此其時非人弗理非非常之人
不能統御君子當此雖極其晦冥紛襍而條貫自如
弛張闔闢布置於茫无畔岸之時整齊於亂无頭緒

之頃使天下雲龍風虎響應而景從如經之可引縷縷出于一條徹始而徹終如綸之可集比比就於次序同機而同軸以待雷之發雨之降萬物之暢達而後君子之錯綜如意斧芾文章乃其餘事也　雷雨乃天地之所以亨屯雲布雷伏萬物屈抑雷行雨施百果草木甲拆則易體而為解解者屯之反

經經從糸從巠布帛縱縷如川流之直注也為織之始事凡經始經營皆用之綸綸從糸從侖將所經之

絲鋪排成行列也即為彌綸之用參以編字之義自可得之蓋編已有所貫綸則僅就列而未加貫穿者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天地鬱蒸之氣聚而後發其象為雷磐桓者周徧於天地之間旋轉於上下之際既言其陽氣之流動復狀其作聲之宛轉也然必積深而力厚凝久而神完待其時至自然奮迅而无阻滯茍先幾而動則雨暘失宜勾萌蟄伏先洩其固藏之道未有不徵為天札

疵厲者矣故利居貞居者靜而不動之謂戒毋躁妄也雲已上雷已伏其聲一作則雨隨之而萬物悉起是上下二體之象專重於初也卦惟二陽為衆陰所歸五為坎主屯膏不施人民離心天命去矣初方拮据捋荼撑拄艱難天下无不想望其德澤故獨當彖辭之利建侯而共瞻為經綸草昧之主矣

◎磐從二圓圜即回古雷字也亘桓從二二指天地從回即雷也按字書雷作回或作回作◎◎三代鼎彝

其爲雷文俱兩兩相維作䨻厚有磐桓之義合而觀之其爲雷聲也自得矣又按小篆无磐字止有般䨻文有盤則從石之磐乃後人所加不可以爲訓學者因磐有石擬爲磉礎因桓有木擬爲楹柱象初陽在下則可象雷動而欲上則不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雖回旋上下而聲聞遠近矣其志非躁進也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之正道也陽剛在下實賢人也宜

貴而上進乃屈已而勞心勞力以憂斯民下逮賤者有不大得其民者乎經綸草昧以得民為主得民而興莫之能禦

𡕒志從心從之之向也往也心所向往謂之志或從止作𡕒心止而不遷示必成也賤賤從貝從戔物價卑也古以貝為通行之物戔即殘字殘貝謂貝之敝壞以敝壞之物相交易其賤可知通為卑下之稱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孚

二柔逼近初陽而據於其上欲退處而就初則應五而久為其羈縻欲進往而從五則近初而不敢決絶其行其止皆隨初而不能自主故也如而佀草木之不申邅如而佀負重之難進彼初九之德業方日見升闢雖同為侯國而遺我以乘馬贈我以瑞玉如此彼豈徒示僭竊而為寇盜者與匪也乃欲與我同經綸以亨屯也相親相愛而為婚媾於友邦也然當此草

昧之世安可輕自去就以為失德失身之累當如女子之守貞不字静以觀審至於十年之久則天時人事自當有定乃可字矣卦之四陰俱才弱德薄不能自主而聽命二陽者也如文世之虞芮武世之八百會同者乎

亶亶從亶古稟字從旦多穀也積穀多者旦必省察宜綦宜藏不可失時或至腐浥多穀積實則次且而不能行若負重者然故借為迍邅之意而轉其聲古无

遭字說作驢如不若單用亶爲是乘乘入升車也從人者象其盖也從二人者乘車貴者居左必命卑幼者居右使不偏重也從木者即車之省文也駕車用四馬故四馬曰乘轉去聲班班從玨從刀分五等之玉於諸侯也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𥟖璧男穀璧書曰班瑞於羣后是也古者圭璧之屬賜必有貳一爲居守之所執一爲聘問以昭信故從二玉以刀判之匧匪竹匧之類從匚象形從非會其開闔如鳥翼

之意也借作是非之用㓂冦從完從攴盜乗人之无備而竊取之寇則犯其完備而刧奪之也昏昬禮作㛰婚禮以夕為期即借用之俗加女以為別愚按小篆昏從氏注曰蜀山名蜀山惟岷為最巨乃避唐諱改從氏无疑也日之向冥蔽於西山岷固西之至者故曰在民下為昬媾媾從冓以男女兩姓結聯而成家室之意從女重在女也凡姻婭之類皆是𡧓字從宀省文室家之從子孩提稍長但隨父母而居處及出就

師傅又不處於內矣男子冠則字之女子許嫁則字之言人子至此有室有家矣故子居山中而為字借為六書之字者獨體謂之文合體謂之字凡命人之字必因名而生義凡字之合體必因文而會意其理畧相髣髴也

象曰六二之難平聲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難即彖傳難生之難當讀平聲居二之地非有濟屯之任者內无經綸之才外无物望之歸不過隨人進

退而巳亦何艱難之有其所以依回動止若此其遲疑者特以據於初陽之上當動之衝乘剛而不安耳女子及笄則字其常道也草昧之世名位未定天人未合寧愆期而有待无失身而莫逭不可以常道論也十年乃字得其時宜雖反乎常道何傷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當下卦之終其為雷也正發越而上升非安常自守之際然而志廣才踈上不麗於五下不近於初乘承

比應皆陰柔而无可因依徒知鹿之可羡遂身即之无虞人為之向導羅網不施弓矢不備思鹿之棲息恒在林莽之中入而左瞻右顧思以得鹿雖勞力而費時无庸也君子審其幾斯究其終不如止而不逐舍止也若不量已度物見利而往必至於吝

卽即就食也從皀投食也從卩節持節之人不耕而食就食於人猶孟子食於人之謂凡身相親就皆用之人每日必食不能久待故又有速之義肅鹿象岐角

昂首犇逸之形得食相呼羣遊相比獸之友善者也
虞虞人掌山林川澤之官從虍從吳虎為百獸之
長故專指之吳者大呼衆人以申約束也與虞淵之
虞不同今混用非惟惟思也謀也從心從隹小鳥善
四顧有審度之義人入從八而合也象岐路而歸於
一指其可入也林林從二木相比木多為林𢆶幾察
於无形也從𢆶〔即幽字〕從戍事之當謹慎戒懼者莫重
於兵微忽之不覺至於毒民喪邦而不可悔故必察

先審微而始有濟如曰兵當秘密兵行詭道此後世之陰符非帝王所貴也舍舍象側屋有牆圍之形舍在路傍人所休息為止之義故轉聲為取舍用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求鹿不謀於虞人何期其獲是從見禽而從之以行也君子舍而不往庶免於窮追之羞吝窮窮極夫鹿之所之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鄰於五而與之同體宜其從五者也然初之雷發而上騰五之雨因而下降是近者將退位而遠者將進用之日也又本與初應其車馬圭璧之交至是原為我婚媾之親彼求於我我往應之將佐其變草昧為文明治經綸為黼黻矣但有吉而无不利也

尗求象毛衣之形古鮮絺纊寒則必須故借為欲得之用為借所專俗作裘

象曰求而往明也

不求則无好賢之誠雖往豈有用賢之實求而往學焉後臣其擇主之明斷不爽矣　三有雲掩於上身入震木以障蔽故窮四雷行於下氛翳已除身臨於水可以鑑故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為君位體坎而居上為雲而不為雨也其膏澤而不下施萬國兆民何所仰其恩德是屈伏者終不能使之申出陑塞者終不能使之通徹也如此之道以

當小事如農家之儉嗇則吉以人君而固守此法以當大事出納類於有司臣民无不解體矣故凶也主在初初動乎險中經綸出於草昧以亨屯甚難苟五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膏澤及於民則當位之君也為力甚易何俟於初之拮据艱難也哉

膏膏肥也從高從肉人物之肥者其肉必高厚借為凡膏澤之稱如陰雨膏之膏澤下於民是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水體内明不能外見其先本微至屯而不雨則為雲之壅蔽而已其所施予安得有先　百事百為俱不妨於艱難惟施惠及人則必欲其便利猶之與人一出滯澀一出快爽而恩怨分矣

㔾施自上及下也從㔾字古㔾從匜古作匜柄中有道以注水灌濯者旌旗有糸以屬於杠不用則脫之匜水下注於柄旗幅下垂於杠其形相類皆主自上而下之意故合以成字體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近五而居其上天子之師傅也其輿馬圭壁自具上公之儀物五為坎主其膏旣屯況居非其位者乎大凡雨下則有功愈高則愈散雖下有雷雨鬱蒸之氣亦止澀滯於溝洫如露珠之相連爾烏能勃然興起哉先儒以謂哭泣見血於象不類

泧泣无聲涕出也從水從立立即位字古之臨喪哭必有位故也泣字即通用之而轉其聲又以水之為

物流而不滯立則不行是澀也因再轉讀澀為不滑潤之意秦漢之間盡然素問脉泣而血虛又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澀泣二字通用[illegible]血從二者指上下也從𠆢者指人身經絡從川者指其流動充用也溝洫之灌溉田間如血之行於人身故假借通用之小篆改作血皿上加一但禽獸之血而義荒與溝洫絕不相侶俗加水以別之偶有遺失不加者輒迷其本始五屯膏不施上

雖近水不能有所滋潤溝洫猶澀而不通僅僅如霧露之著於草木水珠相連屬而已漣漣從水從連謂水相連如貫珠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夫无本之水溝澮皆盈其涸可待澀洫之水何能長久水之本在山故轉而為蒙則山下出泉矣然後可久而流長

二體各以二陽為主初陽又為全卦之主四陰仰

藉於人不能自主故為馬者三為鹿者一馬與人相習猶近陽也鹿與人相遠謂與陽隔絶也然亦此時之友邦與國非人民也周公文辭多暗指殷周交會之際故夫子曰當文王與紂之時雖不可牽强附會但於此想象實開論世之門其事其理不中不遠

䷃ 水下山上 蒙

屯之草欲出而屈折未申雷雨既行則衆草蒙茸布

滿於地上矣故曰蒙穉而著也為始生蒙為穉穉子昏昧无知錯襍无辨蒙蒙然錮閉而未經啓發其所含藏包畜无不具備養善防惡在此時端本慎習亦在此時此聖人所以重教也為卦反屯而成體雷之奮越極乎高山而動者止故雷變為山雨之下降潤乎山岳出而為泉雖有上下之殊猶然水也故不變水出於山涓涓不息雖不憂其驟涸然離原漸遠而為他流之所分合已失其濫觴之本性及乎湍激狂

濤奔放四海求所謂清真恬淡之初安可問哉人生於父母自襁褓孩提以至於好色慕妻子而慕君其所閱歷之升沉變態機械巧詐豈復稍存其醇樸甚而倒行逆施敗常亂俗亦即此愛親敬長之人再三移易之所成爾此山上水下之所以有契於蒙也蒙有侶乎愚而不同乎愚有侶乎昏而不同乎昏愚者限於氣質而无其智慧昏者塞於稟受而縮其聰明蒙之智慧聰明不假於外在養以全之正以造之使

其智慧不流於邪僻聰明不汩於澆漓後日之為聖為賢非有增於蒙也不害其蒙而已後日之為禽為獸非獨異於蒙也敗壞其蒙而已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聖人有憂惟懼其逸居无教順而不逆則奔放而无弼直迷而不悟則沉錮而无開導山不能樂其靜仁而得其頑滯水不能樂其動智而得其狂蕩人情之險甚於山川性近習遠漸摩改變不可移易此師之所以並重於君而蒙之

所以繼屯也六爻皆蒙二陽剛得中生知之質可不煩於教誨上氣質相偏而勇敢奮厲恐入於强梁初教之始重修身以為法則三質邪四俗重五天姿粹美好問勤學天人兼至亦蒙之最善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山下之水泉之始達或壅於泥土或窒於砂石未能即通有幼穉弱小蒙昧蔽塞之象當屯患其難生逮

蒙則恐其生而襍亂其性其質天真全備不雕不琢
誠中形外自然宣暢而亨通赤子之良知良能不待
勉强已是愛親敬兄但在擴而充之使不日就於旁
落即得矣豈聖人之知能師保之學問有所增益於
童蒙之外哉我為先知我為先覺亦即昔日之童蒙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以人治人其則不遠匪我能
求童蒙也童蒙求我而後可也然而為教必當謹之
於始苟稍失之遲緩則習與性成而不可挽矣童蒙

之初得天者全原不參以欺偽其誠敬之心如對越乎鬼神必於此時早為之模範閑其邪而匡之正則初筮之告也其本端矣使稍遲於訓誨軼於防護再習之而變其初三習之而更甚於再矣如水之出山漸遠而他流再合之且三合之則悉非初性但見其汪洋奔放而名為瀆矣瀆之注海而欲於此際障其狂瀾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又何告焉則謹於初者利於正也

蒙蒙從草從冡𢚾按曰古冒字豕巳為冡字音義俱同蓋困昧不明无踰於豕又有曰乎其上者一无所見一步不行卦義卦象已盡得之☵坎為豕象☶艮上一奇覆二耦上實下虛有冂象侶可不贅從草但序卦云物之穉穉從禾為草穉卦云蒙穉而著獨豕不可謂穉既曰不可謂著穉而著者惟草為然況從屯反體而來屯草將見而隱於中蒙草競出而著於外皆以草立象不得去草用冡㦰我自謂也從戈從勿

建戈於旁置勿於上使衆人望之而知主將之所在
我者有倨之意故長者可以自謂而卑幼不可妄稱童
童少而未冠之稱射御書數俱小學之事禮成童學
御故童從立從車從土車在土上立而御之小篆從
辛從口童牛之供役使者繆甚𠰌告教牛也從牛從
口童牛之未穿鼻者无可拘束織筏籠其口使之不
得殘傷禾稼故為教誨之用轉去聲為告誡告訴音
異而義不甚遠𠕁再從一從舉古作同舉本二人之事

一人為之則須再也瀆瀆從水從賣賣者行且賣也人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各得其所之謂也邑中之水聚於瀆而出江河淮濟聚天下之水而去故稱四瀆

先儒以來學往教釋二求不啓不發釋不告佀是而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為卦高山兀嵂於上陷溺之險隨伏於下而其為險也尚止而未行所以謂之蒙天命之性有善无惡如山之包乎水水之潤乎山融和通貫混然含畜其出而為用則膏澤原野發生萬物乃性之德也然而波濤崩決罔象憑之漂没城郭懷山襄陵亦即此水也但行與止異耳人生一真不鑿親長孝弟時言樂笑與天為游及乎知識為主利害相摩機械橫生變詐疊出是變其止而為行行其險則喪其蒙矣水

出山必流人之幼穉必就開發蒙未有不亨者就其天機之通達孺慕飲食无不合宜喜怒哀樂无少偏曲得其時而適於中初无矯揉造作何自然也聖人之坊人也儀文度數三百三千以裁其過而補其不及始曰因時而處中彼不學不慮已先若此則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止以全其蒙也先聖後聖其揆合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或作於前或述於後山川之修阻不能閒方域之風氣不能阻水濕火燥童蒙與

我其志所向兩相感應豈能預迎其機而强聒其聽乎水之一陽行乎地中侣乎涓滴可以濫觴可決東西不知其性至剛千回百折不達不已蒙之初筮露其剛中告之者即用其剛中也以用也苟失於初筮則再三變易其天真習與性成非教誨所能及不中不才流蕩忘返居下惡歸是凟蒙也險而不止使遂其險誰之過與性未有不善蒙未有不正者就其正而養之勿忘勿助毋暴毋棄即聖之所以為聖其功

不外乎是　險而止與見險而止大有不同赤子匍匐將入井雖有險而不見安能止其不匍匐其所云止者乃對行而言知識未開事物未交險在其中一行則將爲瀆而不可止所謂養者塞之不可決之不可欲其漸漸通暢盈科而進就於溝洫以膏澤萬民成章而達造於學問以企及聖賢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必本於山山下之水甫離乎土石其氣尚與山連

其體初與山判隨乎脉絡之所融液而自出者謂之泉山下出泉為蒙之象君子觀象體義云泉既出山苟非强毅之質恐壅塞當前道遠必阻是以必果其行則天下无艱難之事苟非生生不息之氣恐逝者如斯將發舒而不可繼是以必育其徳則有本之充實日新而不涸𠂰泉象水出山下之形古作𣳚以泉眼所出必有數處𠫓育養子使作善也從𠫓倒子從肉凡生子首先出為順故取倒子肉者離母之身也

德欲日新故取育義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襁褓之中无所知識智愚賢不肖隱而未見及其稍長意見漸開習染漸熟如草木之發生善惡之端露矣謂蒙當開發生長之時也此際之規矩準繩有一定而不可移易之具宜如甄陶冶鑄之刑範使之終身刻肖而无改然作之刑範者誰也父與師也未有刑方而陶鑄或圓刑圓而陶鑄成方者也故書曰刑

于寡妻易曰利用刑人妻以夫為刑範蒙以父師為刑範妻則无非无議而已无攸遂而已若夫蒙者子未必不可幹父蠱弟未必不可過於師聰明之所至學問之所就豈可以一徑一竇固其將來也哉雖為之刑範而不可使之觸處窒礙桎梏其天性農服先疇之畎畝工用高曾之規矩必不能雅歌彈琴秉瓚鳴珂於廟堂矣烏能有出類拔萃之賢乎若區區限以刑範而終其身是不說桎梏也桎之梏之者非他

即此刑範也以是而往雖肖矣烏能大有為哉故不免於咎　夏楚之設不可以言刑師門之内講誦之堂未聞有荷校於頸杻械於手足者如此說象則舜刑二女文王刑妻亦豈鞭朴英皇與太姒耶撥發從癶（古撥字）從手執弓矢意發矢者先開張兩足立止既安始可引弓求中小篆譌從殳通為凡事物始動之用㓝刑從刀從井物莫平於水水莫平於井无流動无風拂故也先王取之以象刑罰之平正而无偏曲

天有井宿主法令中正借為儀刑典刑即刑範也後人加土為偏旁作型以指其質型土用木型金用土從刀原取整齊之義非殺戮之謂故曰齊之以刑說從言從兌為言語之用轉讀悅詳兌卦因言語易於出口有漏失之義又轉讀脫桎桎從木從至以木為足械人至此不能行梏梏從木從告手械周禮上罪梏拲桎下罪梏則拲為手械梏為頸械也噬嗑何校重於屨校則梏又非頸械總之從告有訓誨之

義示辱則刑輕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土而陶刑金而鑄必先正其模範而後求肖焉刑人亦猶是也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以正為法則始可為人刑

㱏法古文從亼字古集從正言集取其正者以為法則義顯而意盡後改作灋云聽訟之時獬廌觸其不直

者如水之去而就平夫人為萬物之靈刑獄為為政之大夫而任之於獸其不經甚矣苟廌不可得將廢法不用乎秦人之好怪以愚民多類此後又省為法而義疎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之與蒙義正相類蒙謂蒙蔽包謂包裹九二以剛中之德稟受於天者也處於二陰之間如在襁褓懷抱之中嬰孺之時維持調護多屬女寺以二陰衛一

陽其象佀之二具生知之美質雖太樸不雕大圭不琢而賦授純備岐嶷敦敏見於孩提幼穉之日此不煩父兄之訓誨師保之督責生而知之者上也弟子若此可謂吉矣進而至於成人則納婦矣弟子至於納婦乃人生一大升降也醇樸者自此而偷薄謹愿者自此而挑達遠父母之恩勤慕妻子之燕婉親其所私愛其所暱天機日淺而學問日踈庸人之質性未有不從此而改變虧損者也今也納婦而不害其

為蒙可謂又吉矣有子如斯其為人父而御於邦國之道雖未可知而繼志述事克承其家斷有望焉自少至壯其盡美者乎 先儒之釋包蒙納婦无其事則嫌於誕有其事則嫌於褻詳其義理則嫌於重複且與發蒙困蒙童蒙擊蒙不甚倫以愚觀之總當在蒙上求之不宜分二陽為師傅四陰為弟子詳繹象傳其義自明

[illegible]包象子在衣中手足未分之形通為凡包裹之

用內內從入從冂冂指門室之意自外而入門為內轉入聲讀納同為由外而進之義凡出內當用之今借用納乃綴衣也聲是而義非亯克上從合者畣古答字之省文下從卩者肩之省文會肩能負荷以答父母之意

彖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乃天授中行之質以交接於一家事親敬長斟酌而合宜生而知安而行不失

之强不鄰於弱以此接物何有牴牾

悽接從手從妾以手相引有前後之序妻並而妾隨

繼續之道凡交際聯屬通用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男子有蒙女子亦有蒙而女蒙校男為更甚三則女

之蒙而甚者也男致謹於納婦女特重於嫁夫今以

柔居剛上陰處陽位其地其習有進於理水性下往

在下卦之上勢欲趨而就平見比鄰有納婦之夫徒

羨其富厚承家之美即欲委身以事之此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豈知克家之子當有如玉之女以為配安用取若是之女乎有女如此何所利也

取取從耳從又耳聞於人手拾於已與得之義正相近得先目而後手取先耳而後手轉去聲為婚娶之用女不可見媒妁問名俱從耳受加女贅也金金從亼古集字從土從∷金生於土言集合土中之細星而成質也惟黄者得土之正色百鍊不耗沉埋不翳故

獨尊其名爲五金之長小篆諧今聲言昔本土而今

始成金也可謂縶文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物順莫如水人順莫如女水順下女從夫俱順之至

者三之水壓於山不能潤下三之女在陽上不能從

夫其行俱不順

六四困蒙吝

在山之下水之上拘泥而不能超越圍於方隅限於

聞見農之子恒為農工商之子恒為工商者也故吝
困故廬也廬田閒草舍謂僅僅固守其樸陋之舊
俗无能進益者詳困卦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奇而實陰偶而虛四承乘應皆陰在蒙之中獨與
陽遠安望其有師友之功
獨獨從犬從蜀羊性羣犬性獨犬不同宿不同食遇
則相嚙蜀蟲之怒目者凡獨宿之物目多瞻顧故繯

魚獨行亦以目視水𨒨遠從袁從辵辵行而疾徐得宜也袁長衣也小兒日就長大製衣稍長為久遠計故㑹辵為遥遠毌實從宀從毌古貫字居室而有畜積之意小篆加貝指所貫穿之物

六五童蒙吉

二之美善得於生知五則學而知之者古今生知之人不多見惟學而造於聖域者人人可為質美不學究非令器故曰十室有忠信但不好學五有誠一之

良復知求教之益故專以童蒙歸之何有不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蒙之求益最善為順順則親師求道聞教而力行學者不厭教者不倦日就月將知其所无不忘所能入之有序作聖不難巽入也言順則易入也又巽有典籍之義學之事也人民社稷即可為政憑其天資何必讀書非吾聖人之所尚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擊者發軔之始車之始行而又策之其進必銳上九以陽剛之質居山最高有登高山而臨深淵之勢自視超出羣蒙從上而下登高而呼爲力更易於此煅鍊逼攢事半功倍但内有鄙夷庸衆之心外有絶倫逸羣之行則所不利者將陵世傲物而伐德賊身是爲寇也奚可哉利在用之以克除私妄干城名教使欲念不起惡言不入而爲禦寇之勇則得矣　大約弟子之中英才强毅者不可槩見偶或有之其防範

教育實難於脩衆愚每見質美之子弟不學則日淪於非僻學或易流為隱怪其害有甚於困蒙者陟高山而瞰深水恃勇而疾趨可不危與

毄擊從軎轄字從殳策馬馳驅之意借為敲朴之用小篆加手騈拇枝指也禦禦從御從示漢注云祀也借為抵當禁遏之用義不可曉應是社稷之神為民禦災捍患則祀之其從御者與禡之從馬同意蓋師行所征之地既祭馬祖或又祭先御之神也今但知有

禍而禦止為借寇不復深求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而為山崎嶇突兀下而為水波濤洶湧人心之愚頑者不可通達詐偽者不可測度其何能順然人性本善所以至此者其故皆動於始也思遂其欲則殘賊有所不惜終至於為寇而逆極矣上以陽剛為禦寇之具使上夷其高峻之危下平其深淵之險一歸於至順順則能率教能好學蒙之美德无過於此故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屯初磐桓之雷擊而向上及蒙之山頂而止其建為侯國則嚴畫界而禦寇盜屯二女不字蒙五童蒙男之未娶女之未字皆童也屯三入林蒙四困蒙皆幽潛蔽錮之象屯五屯膏蒙二克家水在上則失其職在下則得其用屯上澀泣而不通蒙初脫桎梏而自適亦以水性潤下取義

☰☵ 天下水上 需

物之幼穉莫急於養養莫先於飲食飲食何以謂之需上水下天何以為需之象需有遲緩之義有期待之義有沾濕之義天下惟飲食與人相為終始其用最久當其用則遲緩而不能驟人之致力於飯食或寬以時而得或望以歲而成亦復遲緩而无容欲速播種耔耘日至皆熟斷无欺謬可以刻期可以等待无所用其助長不必憂其後時自地以上皆謂之天成形之物无不親下獨水質甚虛能蒸為雲氣騰空

而上九霄之高遠嵐靄所不得達其所布沍俱日月星辰之下以人視之則見其高遠矣然而騰空之水究必返下而為雨以沾濡乎萬物也夫人從童穉壯强以至耄耋何日非需何日非養需之以漸摩養之以學問聖王之於人民需之以教化養之以德澤遂其剛正生長之性平其險難陷溺之事俱從容涵泳而成未有可以躁進急取者也　需為飲食之道飲食之重者惟五穀既有耕種耔耘之功又必仰賴於

時雨故六爻取義連貫而成章初需于郊郊野外也雨之始兆見其油然作雲矣二需於沙沙水際也川澤之間易於蒸濕雲霧多先從此而興三需于泥泥道途濘淖也道途沾濕未有益於農夫而旱困頓於行旅故曰致寇四需于血血古洫字不加偏旁言雨之來也待之郊至於郊而未也待之沙至於沙而未也待之泥至於泥而猶未也待之溝洫而至矣利我禾稼雨公田而及私萬民歡呼出穴而瞻望之也穴

屋室也上古穴居仍其稱者見田廬之樸陋无異於穴土而居也五需于酒食盖風雨以時而大有年民足君足在上者既享正供而朋酒羔羊時躋於堂上入于穴謂收穫既畢歲功告成无所待於外故不言需惟事塞向墐户入此室處矣豈惟家人婦子得樂其樂即鄰里鄉黨歲時之往來俱有籩豆之實矣雖至於不速之客亦可以敬之矣一卦六爻之辭與豳風七月之詩相為表裏七月不見其繁此不見其簡

昳晦情形各各具備讀易者无徒貴於虚理則聖人之意思過半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水在天上自然施行此事理之可信者也物之有性者无如水故言有孚在水澤之卦居多夫剛柔相應同德相孚二五剛中一德同氣流行无所窒礙雲上于天其象昏昧豈知霄漢之表非雲可至蒼蒼湛湛其昭明朗徹之光无時而或翳天之所以為天光顯

亨通自若也然時有當待不宜勉強但守正以俟之自然獲吉水在天為雨在地為川人情變幻詐罔莫測君子惟待以誠信則蠻貊可行惟燭察其義理則幽隱可格惟持之以正道則邪僻不能為害大川雖險等諸衽席矣故云利涉

𠕶需從雨從而遇雨不進止須也愚按李陽冰據雲上于天謂需當從天作𡗝今從而者譌也而之與天古文楷書俱甚不同惟小篆𠕳而𠑹天豪釐之間耳

稽古之士莫不是之但反覆於篆傳之釋文則陽冰之論尚為臆説愚未敢遽信也夫子曰需須也須面毛也而亦面毛也面毛附於頤頰隨其動止有相倚之義有順時進退不必勉强之義所以以需釋而燎然可見又雨雨之為文已是指天會水而下復加天无乃重複乎炏𤆍從廿指火之發越從火指其本體小篆𡮢從火從人言火能代日用而照人也𡮢涉從步從水謂步行於水中也後以舟車行水通為涉川

川象衆水合流之形故連水之兩旁以會隱流之意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
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飲食人所必須亦為天下之所共欲耕也而餒在其
中俎豆而攘奪隨其後逸居无教晏安鴆毒君子憂
之庶民知需之所須矣亦知險之在前否耶為衆人
者質性柔懦因境而遷饑寒勞苦不暇治禮義飽食

安居則又多窒塞其靈明者矣惟有剛健之德者乃不為逸樂之所陷溺循正路而行素位隨地隨時處之得宜其為義豈有困阨而不通窮極而无措者乎需之所以有孚光亨貞吉者以立乎天位之人乃聖人也聖人而居天位正无邪曲中无偏黨不勞人以自逸不利民以自養使匹夫匹婦終身安飽耕田鑿井家給而人足雨暘時若不知誰為之者信而後勞逸道使民以是而往何功不成利涉大川者往則有

功之謂也　聖人著須之險知飲食之有爭鬬將欲先事而杜訟之原使民无訟庸人見利而忘義不仁不可以長處樂不見其險而訟端起矣雖安飽亦至於困窮

須須頤上毛也從頁從彡指人首之旁有毛象形須不能自動因頤為動止借為斯須須待之用小篆加立作頾以別之不明假借之義也　而從面省象毛下垂掩半面形須象毛側出形而乃正視須乃旁觀

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未成雨而上於天需之即降矣雲氣上通於天天氣下交旡所阻隔時和年豐之象小民忘其暑雨祈寒之痡而收黍稷倉箱之利君子樂以天下始敢饗其任土之貢飲食宴樂同於億兆此所謂無為而治太平有象者也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天下之父子兄弟離散以供一人之般樂怠傲雖庖有肥肉吾得

而食諸　不曰雲在天上而曰雲上於天者見雲自下而升倡躋於上非真能在天之上也雲上於天則蔽日飲食宴樂則蔽聰明昏智惟天空明非雲所能及惟君子洗心齋戒非飲食宴樂所能迷

[illegible]飲湯液所為以濟人渴者也古從亼 集 從水言集物於水而造成之意周禮六飲之類是也酒亦曰飲亦水所為也轉去聲酌以獻人也小篆作飮楷作飲俱不若古文之義簡而易明[illegible]食從亼 集 從艮 苾 集

物之精潔以養人者也食以五穀爲貴以匕取之曰皀轉去聲以禮食人也合飲食二字觀之古文之精義入神豈秦人所能測匽宴從日從安匽人得女則安耽女於室則日照於上而不知其曙故後時爲宴樂樂象人執干羽手舞足蹈之形從白者指掌樂之人容貌妍好也從雨幺者飾於干羽之首若纓絡流蘇之類也從火者指手足作舞態也舊解此字未有當者小篆從木作樂以爲鐘簴之會意轉讀落人喜

悅則有舞之之形也又轉效好之之意喜悅之事人所同好也北音本同不必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陽剛居初為乾之始賢人而在下者也隱居待時需於國外之郊野草莽之臣處畎畝而樂道素貧賤而行貧賤无所歆羨无所期望觀其志實不欲有異於農夫察其事亦不過日勤其四體若將終身由之而不改用此為恒何咎之能及　士君子之安居草

野亦是人生之一位易田疇察樹畜未嘗不可以自得此用恒也用恒即居易也即素位也苟有出位之思則顛蹶旋生矣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君子所以貴占也　自國邑而視郊野若與天接初乾之下象之

郊郊國外也從邑從交言交接於城郭也孟子郊於大國如曰國外百里為郊古者公侯不過百里是雖大國猶无郊也借為祭天之稱祭天者為壇於近郊

因以得名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安居草野出作入息无求於人无爭於世盡我所當為不犯難而前行苟逢治世王公百職有其人无煩昳晦之慮如未治平又孰顧芻蕘之問閉戶可也他人知此能勉於暫而不能安於久期於没齒无怨終身由之以為常道而不失

犯犯犬侵人也從犬從巳巳草木之華未發謂猛犬

藏身如花蕚之未露使人不見突出而相侵者失指放手而遺落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郊沙泥皆地象也何以見於天雲上於天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而後成雨時雨之至山川出雲以應天之象也二五同德相孚乾陽上進將涉川以有為需於水際以待舟楫沙水際也招招舟子卬須我友君子慎重矜持不欲輕濟小有言辭之對答或與同涉稍

牴牾有人涉卬否之意終必獲吉

沙沙泥土之質爲清流淘汰去其黏軟而成者必在

水旁水多則不見水少則見之故從水從少凡江海

之濱通稱曰沙行旅之待涉必憩息於此際禮素沙

婦人服即借用之今作紗俗音言從二上從干從口

謂以口干人也言本乎心出乎口加乎人聖門以爲

慎至不敢輕發書惟口出好興戎老氏禍從口出皆

干之義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水无不放乎海君子无不欲行其志雖當需以待時其拯溺救焚之心何嘗稍去於懷抱二之需沙以求濟褰裒瞻望一往情深衍在於中進退合宜雖小有言於始必以吉終

衍行水朝宗于海也從水從行與涉之義相侶但涉者以人涉水衍者水自行也凡有沙之地必有急疾之水或從上而過或伏流而去乃衍之謂也人之需

沙其心欲濟亦猶是也君子具匡時安民之畧壯而欲行今古同然孔子之於春秋孟子於戰國其事正同凡水遇湍峽之處則阻遇寬平之處則行故借為寬餘之用今為借專而忘其本則於沙不合矣　下卦三陽其重在二得中為主天之樞也彖辭利涉有功指二而言五為坎主居於天位不可言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者水土相和黏滯之物三與水接水之所比必在

於泥沙不沾水能灑然自脫不為所累泥性渾濁水入而不可離為外物之所襍亂膠葛汙染无能蟬蛻於塵埃之表雖同謂之需而處非其地動止有礙顚蹶相隨遇事皆成患難人物多為讐敵竭其知力僅足支持以自守如致寇之至也致用力以抵當拒過之也釋氏以五蘊為濁世涉世為苦海不勝厭惡惟求解脫正指需泥之意吾聖人至賾而不亂至動而不惡日從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中千磨百鍊而

出絲經緯无不合宜所以為難

泒泥從水從尼水需於土則滯膩而難行也轉去聲義同凡水之所濡有潤澤和悦之意如零露泥泥是也㦸致造詣也從至從夊古蹟字謂力有不逮勉而及之也如曰致使冦敵之至是召兵起釁之罪人何能不敗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之膠固滯膩欲行而不通者以患難當前尖足則

陷於險其災不遠即在於外也當內外交關切近之意彼寇之來自我獨當兢兢業業惟恐其有失墜敬以持己慎以接物故不能至於敗　在外非遠之之詞言上下相連即此已是致寇非召之之謂言當敵人之衝自我之職任无可推委

巛災水溢為害也從川從一一指壅塞之事水順潦則利壅塞則害別作災言水火人所必須俱能為禍

患也敗敗毀也從貝從攴不惜物力而暴殄之意通

為勝負之用以衍釋沙以災釋泥絕非後世訓詁所能測識聖人俱從象中探討不徒以虛理槩世者學人崇尚玄空俱棄而不講深可惜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即洫字

四為坎體溝瀆之象也畎廣尺深尺倍畎為遂倍遂為溝倍溝為洫倍洫為澮俱田間行水之道畎遂則家自有之溝洫則井自有之澮則諸細流之所會合數井之所共也於郊於沙於泥其望雨者俱不若溝

洫之親切惟於洫而需之為卦始有飲食之象卦之所以得名全在於此六爻之關鍵亦全在於此然則何以不置之於下卦乎下卦本乾乃空中之天未曾有雨難親溝洫及交乎坎則雨之功用莫先於稼穡當其瞻望雲霓也惟憂旱乾之害歲凡我室中之人雖兒童婦女不敢寧居或桔槔或抱甕俱出自穴而襄事農夫之勞苦有時所當需而其迫切猶如是也

出從屮從乚象土之拆裂不成字象草木解包籜而出土之形

通為出入之用𠔿穴地洞之象形上古穴居野處就高燥之地鑿一洞以容身小篆作宂從宀從八八別也

言與宮室有分別是先有宮室而後有穴取義顛倒非是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水必下達其性最順農夫聽雨暘於天聽法令於君上其人亦最順需於溝洫无能施其知力惟有順以聽之而已順有以水注首之意耕田望雨身首沾濕

亦其所樂

𦗟聽從耳從壬（挺）從悳（德）五官惟耳有入而无出无所進逆於世開罪於人故獨擅德然猶恐有不聰當挺首以審聲音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居天位者雖玉食而享天祿省耕省斂警洊水禱空桑穀有不登則徹樂減膳以罪巳其所以憂民之憂者誠至矣今幸而時和年豐耕九餘三人民鼓腹則

九州之貢賦亦委積於太倉為人君者不敢貪天功不敢驕富厚而僅僅享其必須之酒食无好大喜功之心无勤民威遠之舉无逸豫奢淫之事酒不至於沉湎食不求其珍錯恭己无為正己物正吉之道也竭萬民之膏血而供麴糵聚天下之異美以奉庖厨未見其可也

㔾酒麴糵和米水醖釀所成者也象閉於瓶罌之形從〈〈者水之省體也用以歆神取其氣能上升用以

治病取其能通經絡達於内外用以養老取其能調和血氣用以享賓取其能暢適情好數者之外不宜輕用小而伐德喪身大而破國亡家此狂藥也小篆為卯酉之酉繆矣俗楷又加水作酒非是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古之恒情也以人君而享太平之福實為禍亂之始基惟聖人而居天位臯中正之德不為嗜欲所遷移絶旨酒非飲食知天位非恣

侈泰之具小民非肆暴虐之資持之以中守之以正

故險失其險而剛健不至於困窮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卦惟四上二陰陰内虚故二爻皆有穴象需之極雨

降而下有入於穴之象需既成矣无待於外可以安

居而无事小民終歲勤動今始得入此室處矣上馬

者則治定功成雅歌娱賔之日不速亦需遲之意天

上水下乃物理自然位置三陽久待至此而進天仍

位乎上水復居於下有主人敬客而避正位之象賔主歡悅終必獲吉　三上相應三處時之難行以敬慎而不敗上處時之可為以敬而終吉放縱傲慢人之凶德惟以敬往約樂无不宜矣六爻兩言終吉需將反為訟也訟作事謀始彼之始即此之終

誎速從㕞從朿人欲行之便利必先朿縛其身始可趨走如足有行縢腰有朿帶之類借為迎迓之稱故迎賔謂之速賔(𡧊)客衆賔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賔之

禮諸侯爲賓者也及大客之儀諸臣爲賓者也諸侯
止四等諸臣之賓則自三公以及三老階級倫次大
有不同矣故從门主人之從各品位之堂也異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夫歌鹿鳴授彤弓天子燕享賓客之事也朝聘述職
不速而至亦天子之賓也今不行於五而行於上是
不當位也然主人有敬客之誠其燕享之厚薄儀文
之等殺能自盡其所得爲之禮亦未爲大失也

兩言婚媾蒙言納婦取女需言酒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亦不學而能者天下之禍亂每開於此故三卦俱言寇聖人之訓誡嚴矣

☰☵ 坎下乾上 訟

飲食者天下之同欲生民之必須有不得其平而爭端起矣以强淩弱以衆暴寡而刼奪熾矣此需之後所以繼訟也需天水失位天有雲則天不見其高水在上則水不見其深同居西北天水相生其氣通其

形附反而為訟高者益峻絶而不可攀深者愈浩渺而不可測父子異體不相回顧襍卦傳曰訟不親也言本屬至親而相違戾也天左而西傾水右而東注勢不相接性復背馳斷不能兩自為理必假人而代為飭治此赴訴於上之事也大抵訟乃細民之所為含寃負屈莫可申告因為虛辭以相欺誑一負其剛健之悍沴一恃其險詐之詭譎若大海之中水天一色茫茫无可棲泊此皆在上之人不能以徳化民使

民无訟以至此當思民之受痛如沉深淵其求上之救如叩蒼穹其情其理何由得達君子能宣人之抑欝察人之險健一歸於中正則刑期於无刑訟使於无訟矣是則六畫二體所具之象義而諸爻不及者何也聽訟不過有司之事非大君所宜大君之所聽者乃諸侯公卿之訟故諸爻皆有爵位之象　凡訟之始必造於立心之險詐訟之成必遂於作事之猛健險詐者欲以智陷人猛健者欲以力取勝小之為

言語之詆忤不能容忍及於忿爭故進而為邑户之交鬬以土地而開釁貪求恣欲吝不忍予是必至於攘臂大而為王事之馳驅競名位則倫常有所不念趨功利而道義有所不知所爭愈大則逆理愈甚使其能不怨不尤安於天命君子之持身守已自有餘地何至於訟然必以上焉者主之五之訟元吉是也在上而終訟其陵虐小民易於取勝至於受服小人竊位非言辭可以致討有用兵之兆矣　訟之卦名

不美而文多善辭以兩陽居上下之中故也陽下而得中不至於妄作陽上而當位是可以善成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惕句

天水近而不相得人情拂沴而起爭辯在彼在此各懷私心勝氣而不能自平其曲直必愬於在上之人以聽其決斷故曰訟原情之始以信而見疑因愛而取憎以實而為罔本有孚者乃窒塞而无以自明固沉鬱之至矣然而孚不可恃窒不必通惟當憂危戒

懼自為警惕即有訟而中止嫌隙之開可消反躬之德可修人雖无良亦可感化猶能獲吉如必求直已之枉必欲罪人斯得以竟其事而終訟其凶必矣夫訟者假手於人以求理為民父母者自能遏惡揚善扶弱鉏强以得其平故利見大人然訟豈美事惟宜自反自責妄人何難豈得於此憑其詐罔之心決其獷烈之性以試身於不測乎故不利涉大川　需訟皆有孚而窒與亨反惕與凶反同為大川而利涉與

不利涉相反兩陽得中俱有孚需逆行之水自北而之西由天而歸澤故亨訟順行之水自北而東北遇山而阻塞故窒金水内明本有光者當訟則戰者不止勞者不息其體不静故憂疑而惕水在上雖險而不險故利涉水在下波濤渰瀁遠與天齊故不利涉

訟訟從言從公爲以言訴於公門也古文作䛺從言從谷謂言如谿谷奔放而不可遏也窒窒從穴從室省體塞也室寛而穴隘穴與室並則塞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也者謂陽性本剛上而亢則益剛矣水性本險下而深則益險矣上以剛暴陵人下以險詐陷人險不可測健莫能當故謂之訟也訟之有孚窒惕而中吉者何九二之剛來自需之九五復得其中中者不至於過也終凶者何訟非君子之事見端巳是可恥豈

可至於成也大人為天下所敬畏而信服非徒僅以名位蓋尚其无偏倚而執中无邪曲而持正能使枉者直也大川之險未易測量任氣憑河身投於淵適自賊耳何所利也　因剛來二字造成卦變圖初无當於易理王輔嗣以六子本於乾坤往來者即一索再索三索之意朱元晦竭力非之以謂訟自遯來訟與遯何所交涉繫遯畜臣妾與不克訟歸逋何所彷髴六十四卦齊列安見其先有遯而後有訟若言往

來安見一陽一陰之卦不可與二陽二陰三陽三陰四五陽四五陰之卦往來二三四五陰陽之卦不可與一陽一陰之卦往來而必其一陽一陰止與一陽一陰往來二三四五陽陰止與二三四五陽陰往來也安見純奇純耦又不錯襍而往來於諸卦也又誰能禁之誰能牽引之而使就此截然不亂之規矩乎

愚謂學人宜一槩掃除自解桎梏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乾坎位連金水同氣其居使之然也及其動而行天親上水親下天西旋水東流乖睽違戾訟之象也君子觀天水之始何其相得及乎一行而背畔之若此則人之相親相愛者不可以久恃至於決裂敗壞亦幾自喪其生平矣故凡作事也必謀慮之於其始不可以今日之邈忽而忘其後日之禍患敎猱養虎亦君子之罪也　居則天水相依行則天水相逆居與行異地也小人无事則小人依傍君子以求聲譽

有事則傾陷君子以求自適无事與有事異時也
𦍋韋古違字從舛轉體舛左右相背岸上下相逆也
小篆諧口圍聲作韋又與韋革之韋相亂又加辵作
違轉展增益而義益晦矣亾乍忽也從亾從一亾无
也從一指所亡失者在是也轉爲作起也自无而得
一則可起矣小篆加人爲作又轉爲做俗書北音皆去
不必轉謀謀慮難曰謀從言從其其者誰何也未可
適可而斟酌之意古文㥂謀從母從言母之訓子其

丁寧反覆甚於父也慮難二字非有師承者不能詁

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以陰柔居下寡才弱力雖有事而不能持久不過小

有言詞之齟齬未至於傷心即可以言詞而解釋者

翻然悔悟克已自修其終必吉　水之初注其流未

永危濤驚浪尚无能爲人之始事其經營施設有所

未閑戒懼多而詭詐少適可而止不求肆意也　訟

初從需上來敬惟恐其不久久敬則終而有始事惟恐其欲永不永則即始而見終

𠂢永水有接續而長流也上𠂢者指二小水下水者小水來合而成大水則流自長也𠩵所從户從斤處也言百工居肆以成業也户指居之地斤指用之器會此二文而義可推矣說文云伐木聲也木工斧斤聲闢户外與伐木聲同故借用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人各有事豈可以訟為職業而留連長久於此乎雖不能无事而至於小有言矣兩人之情理各一自陳其故而昭析分明无所遯藏可以廢然返矣辨兩人之言語也

辡辠人相與訟也從兩辛（即愆字）辛者干犯在上之意兩辛相對各持其私以求勝而共見於言語辨之製字取義原為訟而設解經者絕不及此无乃太簡乎後又加言作辯相訟自有言而言本從辛重疊堆

積不如古文為當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句其邑人三百戸无眚

爻為坎主水性險陷宜能訟者然以陽居中惟克己以自反不校於他人而爾也人有逋負於汝者在常人之情必欲訟以歸之二乃不能訟歸爾之逋負可謂犯而不校矣若佀乎安於柔懦不知吾不敢以此施之於上則在吾下之人亦相觀而化己之小邑僅三百戸依然從我以我為主无有災眚之侵語云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是也使騁其險必欲歸所逋而邑人離叛將奈之何此爻怯於治人而勇於治已故邑人聽服而无蕭牆之變誦逋亾也從辵從甫甫有初之義謂向在而倏亾也邑邑從口圍城也從卩節居守之信物人執節而守圍謂之邑戶戶象單門之形庶民之家不能具雙開雙闔之門不過單户出入而已故民數以户稱眚眚目病生翳也目不受纖塵有障翳自生則奪其明矣以況災生於內之象

象曰不克訟歸逋句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之不能訟而還歸其逋者非力不足也乃欲身自藏匿發晦耳蓋隱其作用以自治竄之謂也曷為而竄乎二與五應大君當位不聽服其決斷自下而訟上其勢背其理逆是患害之至非人之加我我自牽聯而掇取之也

竄竄匿也從鼠從穴穴中隱匿而不可尋原與逃亾有別夫子以釋不克訟之故患患憂也從串古貫字從心

人心制事而不制於事役物而不役於物乃自如而不憂以事物害心連貫而不可解則戚戚矣檝掇拾取也從手從叕綴有牽連之義言不止於一端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是爻在水之上其與天隔絶之象正見於此然而吐納雲雨以應乎天者亦見於此夫水非能自絶於天也原其往昔則為父母所生所化一本乎茲及其放乎四海涵坤輿而浴日月可謂萬物之最鉅者矣然

究不能出天之範圍涸於沃焦洩於尾閭皆天之所

載也決去於上而又親附於下依然食其父母之舊

德故人之蒙天祐享餘慶者不可有狹小祖宗制度

之心即源遠流長亦皆食此栽培覆幬之舊德當循

守正道兢兢危厲不敢隕越則終可以保其吉矣事

父事君其道同也或從王事任勞而不居功但求事

濟何必成之自我天下修新怨者必忘舊德喜赫爭

者必急功利苟能食舊无成何至於訟　爻詞大概

與坤三相侶坤三之從王兩地相連地下之地无所發生但輸其博厚之氣於地上而不居成功訟三之從王天水不相接其形違悖然而蒸為雨露發為雲嵐亦水氣之上輸於天者然也人但知天之膏澤下施而在下之水不居成功

舊舊舊留也一作鵂音義同留從萑鳥有毛角從臼凡鳥巢大者用枯枝結架泥土墐固小者用紉草聯綴柔草藉覆惟鵂留穴木而居其形如臼人不能見休者言

其鳥休息於木中也必大樹古木則有之新林弱蔭不能成也故借為新舊之用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上下相悖畔而成訟食舊德則知所本知所本則下不畔上而從之矣下能從上上亦親下吉之道也君子貴乎自反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天水違不相遘遇有訟之形勢而不成故為不克訟

之象天行西旋西之極則又從下而返於東水行東流既達於海則還與西會乾位西北由兌歷坤而離而巽而震而艮復與坎遇坎位正北由艮歷震而巽而離而坤而兌復與乾交爲復就其位而臣聽命於君子聽命於父之象其行之悖逆一變而安於正道金水同氣父子同體相生相養故吉也　食舊德與復即命畧相佀天水違行正在二爻之介一云食舊一云復命正消其違行之蹟而返其同氣之初故能

无訟

命命從口合從令卩言口口令節人合覲人面而告誡令之也渝㴱渝變汚也從水從俞俞有順之義順流而往習染日深變其本質矣汚非必不潔之謂但改易其真色則為汚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復即命渝安貞者非變也乃其常也九四能不失其常道而已

九五訟元吉

訟豈美名聽訟亦豈美德而能元吉者何也卦之諸爻自上終訟外似能致吉非諸爻之能自吉也賴有大人為之君化民成俗使不至於訟也无訟之道洗心齋戒以自治見過内省以自嚴故能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成盛治聽訟猶人後世循吏之恩信可以折獄酷吏之殘刻可以禁暴何足語此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直一能吏事耳未足以語大人惟允執厥中正已物正者可以當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居訟之極有終訟象以上訟人有取勝之象攘人之功竊人之位而驕矜自得倏忽變遷不過一終朝之頃三錫鞶帶於其身而復三褫之乍服乍脫喜不自持鄙賤之狀可憎可醜蓋言或錫之或褫之至於三也覲小兒之著新衣正類乎是

錫錫青金也從金從易五金之中惟錫最易從革故
從易借作賜予之稱賜從貝錫從金皆指所予之物
予人戒吝欲其易不欲其難也古止借用易三代鼎
彝皆然與裼通用詩衣裼禮裼裘是也鞶鞶大帶也
男子帶鞶婦人帶絲從革指帶之質從般取帶般旋
於身之意帶帶束要及佩物者從巿加體指聯屬之
衣帶為衣服之始故也褫褫奪衣也從衣從虒虒虎
之有角者其獸不見於世義不可詳或云虎之搏人

其衣自脫吾恐古先聖賢不忍出此不仁之語制爲文字也且又何取於角虎乎以愚意測之虎之從𠂆即指虎皮之意凡脫免衣冠皆可通用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以榮身章有德也以訟而受豈足敬乎

服受人與而取之也從舟從手舟載物之匡匪若今承盤之類周禮六彝皆有舟小篆譌從爫從门 既失諧聲又與授亂矣 服服從身從𠬝即臣服之服 言衣之在

身甚安妥也小篆譌從舟而義晦借為車右騎之稱大人能自訟而後能使民无訟在下四爻皆敬信之君子涵泳大人之教化上下皆消其險健者也三代之季浚民之膏血威驅而勢奪殘虐以取之暴殄以用之乃復設為法令定為律例孱弱遺黎舉足挂羅網是猶禦人國門之外而禁穿窬竊國而誅竊鈎豈可得哉故知上古之訟非若後世之擊斷也

需二小有言終吉有待而未往慎於始而得終訟初

小有言終吉稍有釁而還消明於始而有終需上主客以敬敬者何禮讓是也訟上上下以攘奪攘奪者何不讓是也

周易象辭卷三